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十九

文集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庚辛之間亡友列傳

侍朝 胡士震 沈棠臣

陳以綱 唐鳳池 樂武 錢詔 徐薌坡 張義

年 顧九苞

羅有高

曾慎

乾隆四十年乙未余自江浙倦遊復反京師親老家益
貧挾冊謀生未有長計丙申援例授國子典籍丁酉舉

順天解試戊戌成進士歸部待銓旋丁內憂時館永清
撰輯縣志已亥志成館於會稽相公者二年辛丑辭去
遊古大梁比之匪人狼狽而反盡失囊篋與生平撰著
傷哉行路之難前此未有也壬寅癸卯主永平講席甲
辰移帳保定之蓮池丁未遇宵小剽刼生計索然戊申
復遊大梁易曰七日來復蓋去辛丑之事七閱年矣自
乙未入都交遊稍廣余僻處窮巷門不能迎長者車四
方懷才負異之士多見於故學士大興朱先生筠家當
庚子歲困極思遊辛丑遊而益困自謂坎壈甚矣而師
友知交彫落多故亦莫甚於庚辛之間事往時移索居
感舊則十數年出處離合歷歷如可挹也而余亦老於

遊矣悲夫自辛丑朱先生亡余哭而旣銘其墓其有官私師長蒙鑒拔者余別有知己傳交遊之中子孫具狀請者又自有專傳茲取庚辛之間先後亡者一時無由詳其本末卽余耳目所及人舉一二大端爲庚辛亡友列傳其雜出庚辛前後不甚遠者亦類附焉

侍朝字鷺傳號補堂江南泰州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三十四年己丑除國子監丞余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諸學官多與牴牾獨司業朱先生棻元主余而君與余言尤有深契監生於丞例稱弟子余守故事君不許曰我與若道義交也會與上官爭議不合卽移病去上官悔欲婉留之掉頭不顧人高其節輒諱而言他余乙未

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總校改翰林庶吉士時君僦第開館延名流分司讐勘又多聚書余因時時過君藉觀羣書且多識其館客而元和胡君士震歸安沈君棠臣相得尤深每冬夜過從輒留止宿暫罷校課賓主爭出酒餽款余劇談淋漓恣肆極一時之興會而君善談諧往往羣鬩之中徐出雋令則令人曠然而有遐思其處世亦大率類此丁酉之春余就定州講席走馬辭君君方病頭瘡醫者以爲無慮秋初入都解試聞君病劇試畢訪君君不起矣君年約五十餘無子聞妾有遺腹不知果男否也猶憶聽放解榜前一日余走青門同胡君士震送君歸櫬至長亭有衰絰奴子叩頭歧路曰娘

子謝勞遂分道去余詢胡君知娘子者君之長女適人而喪其婿來依於君因扶君柩還家哀哉

胡士震字東表竹巖其自號也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考授翰林待詔與侍君交善侍君延客校書幾二十輩而君總其成君性開敏通識世務而爲人謀忠侍君有公私事多就商焉乙未丙申之間余方蹙蹙無騁而侍君爲余籌畫甚至君亦時爲設謀余有所急或過侍君未必遽濟得君與侍君談輒爲氣壯忘其所急余始見君君內艱未闋家室亦亡攜一子就侍君館故書數篋外無長物也而意氣落落不爲境挫人咸謂君能貧君好學善思工制舉文嘗受業朱侍郎珪侍郎朱先生弟也

朱先生每見君文輒曰斯道於今不絕如綫安得如君者數輩起而振之間作爲古文辭亦清疎無枝節惜所作無多不能輯也侍君歿後君亦服闋補官官卑俸不給朝夕猶爲人校書易食寄居長元吳會館余閒過之則君兄老而多病又寄食於君貧益不支而兄病中悅憎不馴君能曲意順之醫藥飲食竭蹶營購不使兄知兄卒殯殮如禮歸葬先人之兆而君亦憊矣方余戊戌館永清撰述縣志列傳因憶侍君事欲爲作傳以貽故人而家世未詳移書陳君以綱屬以訪君謂君與侍密也書末有曰僕於師友氣誼文章性命皆欲著於文辭今傳侍君卽當空其左方他日以待竹巖竹厂諸子身

後傳述竹厂陳君號也與二君交忘形故一時戲言及此嗚呼孰謂俯仰三年二君一時皆歿毋論侍君事不及詳卽二君逸事又誰詢邪憶與君送侍君之喪歸途附君車行十許里因言侍君生平君曰其人盛德少貧才名傾動鄉黨儀表魁岸富家爭欲以女妻之侍先有所聘已得廢疾女父母願離昏侍固不可此其尤皎皎者餘則君云尙須記憶觀君之意亦欲急傳死友非忘情者屢詢不報謂欲慎重而得其詳不知其身之將亡不及待也悲夫

沈棠臣忘其字優貢生候選訓導而未仕也館於侍君時年已七十餘其長君榮嘉乾隆辛卯進士時方官戶

部郎君就養宦邸耄而好學欲就校書擴充聞見與寒士謀生不同業也然虛懷善下一時賓客以君齒行當在前輩不敢抗禮稱爲先生而不字故字不聞也君長於小學尤殫心許氏說文間爲小詩蕭疎得事外致嘗請余爲之序逡巡未果又善養生耳聰目明至老不變性情恒喜不怒後生有一藝見長推分忘年如恐不及時胡君東表有子方十五六好學善問隨侍校書局中聞見日廣閒出言議有老師宿儒所不得聞者故余每過侍君則曰上慙沈老下媿胡童蓋實事也沈君後以壽終宦邸其家自有狀誌余獨記其一時文雅之集焉陳以綱字立三海寧州人績學工文君少時海寧猶爲

縣君試於縣一縣知名進試於府一府知名遊庠食餼
名聲振江浙間屢困鄉闈挾冊遊古齊魯授經曲阜孔
氏孔氏子弟多穎俊君教以服古通經勿汲汲爲速化
其欲爲辭章者輒令網羅羣籍授之條貫倣南宋王氏
應麟所爲玉海纂例章比句櫛俱有依據一切俗師授
受稗販無根兔園小冊輒唾棄之是以造就多淹雅士
故編修孔君廣森在翰林號通人則君所謂落實取材
者也遊京師名滿京師試藝於國子監司業朱先生棻
元與君故同府與語甚奇之乃曰吾官京師多年不知
鄉有陳子子吾師也不敢以友而乃以官師子不亦媿
乎由是南士由監籍試順天者莫不知有陳君而君又

屢躋順天解年益長遇益窮性亦稍偏人言科第事輒
憎聞方余往還侍君書局君授經莊編修通敏家去侍
居不遠亦時相過從酒酣耳熱與同志三數人矜言所
得不肯相下自謂欲於五經皆有論述譬如適千里程
三月聚糧故於名物象數先儒同異之說劄記甚多又
自以名諸生久不得第脫令國家於科舉外求非常
才有知我者列名薦牘當徵著述及今不早蒐輯一旦
何以應之座客或笑其迂君不屑也余修永清縣志永
清知縣嘉善周君震榮儒文愛才聞余言君心有醉焉
因請爲其子師時君亦倦遊京師遂館永清閒從周君
入都周君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餘姚邵編修晉

涵厯城周編修永年今員外興化任主事大椿今御史
高郵王庶常念孫故進士興化顧選拔九苞歸安吳舉
人蘭庭寶應劉舉人台拱今修撰山陰史選拔致光今
知縣族子舉人廷楓及君與余宴會甚歡時余家無宿
春糧而意氣若五陵年少及時行樂騰蹕不自禁也然
自此會以後聚散升沉無歲不變而且有存歿之慨矣
君家有老親出遊十數年不得歸將求一第以爲親榮
累試輒蹶常恐親年不能待則書誓焚空請減已算益
親年又請減算以易科第歲時令節必虔禱於上下神
祇每試下第必卧病若死者累日余固恐其憂能傷人
又竊念鬼神有知假如君禱而應則旣用減年壽親又

減其年以博第君行年亦已半百則所存者幾何而不謂君年已止此也君性本仁厚晚年欲力善回天諄諄於古人所謂埋蛇救蟻之事講求甚力且以勸後學者每值科舉之年察禨占夢觸類警心生徒極意趨避之猶不能無所拂聞者笑君謂惑不知其傷心甚也君初工辭章後乃銳意漢儒經學蒐獵橫博居京師晝夜攻苦借鈔館閣多得人間不經見書條分件繫劄而錄之以備采摭又多購古槧秘鈔之本充盈篋笥自謂他日藉以潤色歸橐比贏金也君卒之前一歲書室火君從煙焰中踰竇而出生平劄錄及書篋衣笥蕩然矣其秋又下解第由是悵鬱滋甚逾年卒於永清官舍歲在辛

丑君年甫五十云初江西有日者款周君門周君出家
人生造示之其言皆有所合徐出君造不言君也日者
遽曰美哉文名聞遠近周君曰然則甲科乎曰文而不
貴老諸生也命固有一定哉聞侍君初第進士歸部待
銓有日者謂曰子命玉堂選也然入翰林則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矣故胡東表曰侍君之爲總校非得已也夫
一翰林一科第庸庸何足道哉而命所不得則斯須不
可以強彼不知命者且謂爲善固無益然則爲惡固無
損邪君卒於永清周君招其子來扶柩以歸周君旣爲
殯殮又資贈甚厚且搜其逸著將付刻以傳人以是稱
周君誼

周君官永清十年前後賓客死者累累與余交者陳君而外有唐君鳳池樂君武錢君詔皆與陳君先後同時者也其人或以氣誼或以心術皆有以出於流俗而不在意遽至於是可傷哉

唐鳳池字掌絲周君同府前御史淮從弟也家貧遊學京師累試不遇以工書選入四庫全書館繕書敘勞當得縣主簿若州吏目未銓而卒君與余同歲生其卒在甲辰之春年四十有七始余以撰志居永清外館其館逼近官署周君又好談文時時迎余署中每縱談文事周君輒令諸子侍側時伯仲二子師江西何君飛熊而授其季子句讀則君也何君與余同出故大學士梁文

定公門舉壬午江西解試第一爲文甚古而剛介有執
交友雖甚狎暱莫敢以非義與言君性和易無可不可
或與戲言微笑而已終不報也橫逆猝加君亦無所校
何君嘗謂余是人能忍垢其心不可測也然窺君行事
坦白無城府於人無不善也而所言未嘗違於道義以
是知君之和何君之介皆君子也君授童子書亦過於
寬未盡所長周君因委君文墨事而介余迎樂君武以
課其子君爲周君編史記前後漢書所具八名以韻類
之用便稽檢其於史學甚有資益惜未竟其業也君壯
歲出遊久不得歸俄病瘵兄子舉人作楫適在永清侍
疾甚勤旣彌留因請畫史圖君遺影且請遺言君則攬